道宣律師感通錄

右

麟德元年終南山釋道宣撰

宣律師感天侍傳

余曾見晉太常干寶撰捜神録述晉
故中年令蘇韶有才識感冥中卒乃
晝見形於其家諸親故知友聞之並
同集飲噉言笑不異於人或有問者
中年在生多諸賦述言出難尋諸叙
詞曰運精氣兮離故形神渺渺兮爽
玄冥歸北帝兮造鄷京崇墉欝兮廓
崢嶸洪鳳闕兮詞帝庭迩卜商兮室
顏生親大聖兮頌梁成弟吳季兮英
嬰明抗清論兮風英英敷花藻兮文
粲榮庚攡身兮登嵩瀛受福祚兮享
千齡餘多不盡錄初見其詞若存若
亡余見梁初江泌女誦出淨土大莊
嚴等三十餘經逮于即日上有斯事
生緣有幸近以今年二月末數感天
人有若曾面告余云所著文翰續高
僧傳廣弘明集裨助聖化幽靈隨喜
无不贊悅至於律部抄録䟽儀無乏
與二但於斷輕重物必有蹤失斯非

逾挪惟譯者如何以王書衣同於白衣
俗服相從非重乃至氍氀同法相量
者亦在輕叚且毛者貴衣同比丘之
三衣也價直十万者故曰貴衣用以
施僧可同輕限白衣外道之服斯本
出家者絶之三衣惟佛制名者者定
得解脫故白衣俗服佛嚴制斷若有
亡者並在重叚至於氍氀三衣相量同
三衣也邊方開皮卧具亦是三衣條
葉在外柔毛在內寒酷之國佛開為
道必至布鄉還非輕限可改前迷宜
從後悟如來在日尚有後制廢前何
況於今不存迷悟之事也余問所從
來有一天來礼敬叙暄涼已曰弟子
姓王名璠是大吴之蘭臺恵也會師
初至建鄴孫主即來許之合感希有之
瑞為立非常之廟于時天地神祇咸
加靈被於三七日遂感舍利吴主手
執銅瓶寫銅槃內舍利所衝槃即破
裂乃至火燒鎚試俱不能損闞澤張
昱之徒亦是天人護助入其身中令
其神爽通敏荅對諧允今並在天上
弘護佛法為事弟子是南天毘將軍

下之使者將軍事務極多擁護三洲
之佛法有闘諍陵危之事无不躬往
知喻令附和南大欲即至前事擁萬
不久當至且令弟子等共師言散不
久復有天来云姓羅氏蜀人也言作蜀
音廣說律相初相見時如俗礼儀叙
述縁由多有次第遂有忽忘又一天
来云姓費氏礼敬如前云弟子迦葉
佛時生在初天韋將軍下諸天以貪
欲醉弟子以宿願力不戀天欲清淨
梵行偏敬毗尼韋將軍童真梵行不
受天欲一王之下有八將軍四王三
十二將周四天下往還護助諸出家
人四天下中北天一洲少有佛法餘
三天下佛法大弘然出家人多犯禁
戒少有如法東西天下人少黠慧煩
惱難化南方一洲雖多犯罪化令從
善心易調伏佛臨涅槃親受付屬並
令守護不使魔嬈若不守護如是破
戒誰有行我之法教者故佛垂誡不
敢不行雖見毀禁慇而護之若見一善
万過不咎事等忘環不存往失且又
中臭氣上熏於空四十万里諸天清

淨无不猒之但以受佛付屬令守護
法尚與人同止諸天不敢不來韋將
軍三十二將之中最存弘護多有魔
子魔女輕弄比丘道力微者並為惑
乱將軍栖遑奔赴應機除剪故有事
至須往四王所時王見皆起為韋將
軍修重具行護正法故弟子性樂戒
律如來一代所制毗尼並坐中聽受
戒法因問律中諸隱文義无不決滯
然此東華三寶素有海水石往往現
多謂其靈而敬之顧訪失由莫知投
請遂因此緣而便諮請且述文相以
理括之不曾博觀不可以語也余少
樂多聞希世拔俗之典籍故披神研
神冥祥冥報旌異述異志恠録幽冥
經關之故非疑慮況佛希人之說心
進勇銳之文護助形神守持城塔事
出前聞非為徒說後諸緣叙並依出
而跡之初問佛事益州成都多寶石
佛者何代時像從地踊出答蜀都元
基青城山上今之成都大海之地昔
迦葉佛時有人於西耳河造之擬多
寶佛全身相也在西耳河鷲頭山寺

有成都人往彼興易請像將還至今
多寶寺處為海神蹋船所沒初取像
人見請像將還至今海神子岸上遊
行謂是山芝遂煞之因尓神嗔覆役
人像俱溺同在一船多寶佛舊在鷲
山寺古基尚在仍有一塔常有光明
今向彼土道由郎州過三千餘里方
達西河河大闊或百里五百里中山
洲亦有古寺經像而无僧住經同此
文時聞鍾聲百姓殷實每年二時供
養古塔塔如戒壇三重石砌上有覆
釜其數極多彼土諸人但言神冢每
發光明人以蔬食祭之求福祚也其
地西去嶲州二千餘里間去天竺非
遠往往有至彼者去去
至晉時有僧於地見土墳出隨除終
不可平後見折開復恠其尓乃堀深
丈餘獲像及人骨在船中其髏骨肘
脛悉廣大數倍過今人即迦葉佛時
閻浮人壽二万歲時也今時命促形
小固其常然初出之時牽曳難得弟
子化為老人指撝方便須臾得出周
滅法覆隱還興重更出之蜀人但知

其靈從地而出亦不測其根係貝其
花趺有多寶字因遂名爲多寶佛
名多寶寺也余問多寶錄書出於三
秦之代如何迦葉佛時已有神書也
荅曰秦李斯隸書此乃近代遠承隸
書之興興於古佛之世見今南洲四
面千有餘州莊嚴閻浮一万百有餘
國文字言音同今唐國但以海路遼
遠動數十万里譯者莫傳故使此方
封守株柱不足怪也師不聞乎梁顧
野王太學之大博士也周訪字源出
沒不定故玉篇序云有闕春申君墓
得其銘文皆是隸字撿春申君是周
代六國同時隸文則吞併之日也此
國篆隸諸書尚有茫昧寧知迦葉佛
之事乎非其耳目之所聞見也
又問今京城西高四土臺俗諺云是
蒼頡造書臺如何云隸字古時已有
荅云蒼頡於此臺上增土造臺觀鳥
迹者非无其事且蒼頡之傳此土寧
知其源或云黃帝之臣或云古帝之
王也鳥迹之書時變一途今所絕有
无益之言不勞述也又有天人姓陸名

云暢來謁云弟子周穆王時初生在
天本是迦葉佛時天為通化故用楚
現所問高四臺者其本迦葉佛於此
第三會說法度人至周穆王時文殊
目連来化穆王穆王從之即列子所
謂化人是也化人示穆王高四臺是
迦葉佛說法處因造三會道場至秦
穆公時扶風獲一石佛穆公不識弃
馬坊中穢汙此像神瞋令公染患公
又夢遊上帝極被責數覺問侍臣由
余荅云臣讀古書周穆王時有化人来
此土云是佛神穆王信之於終南山造
中天臺高千餘尺基趾見在又於耆
頭臺造神廟名三會道場公今所患
殆非佛神為之耶公聞大怖語由余
曰吾近獲一石人衣冠非今所制弃
之馬坊將非此是佛神耶由余聞往
視之對曰此真佛神也公取像澡浴
安清淨處像遂放光公又怖謂神瞋
也宰三牲以祭之諸神擎弃之遠處
公又大怖以問由余余荅云臣聞佛
神清潔不進酒肉愛重物命如護一
子所有供養燒香而已所可祭祀餅

果之屬公大悅造像絕於工人又問
由余余荅曰昔穆王造寺側應有工
匠遂於高四臺南村內得一老人姓
王名安年百八十自云曾於三會道
場見造之恚今老年无力能作所住
村北有兄弟四人曾於道場內為諸
匠執作請追共造依言作之成一銅
像相好圓備公悅大賞賚之彼人得
財並造功德於土臺上造重閣高三
百尺時人号為高四臺或曰高四樓
其人姓高大者名四或曰兄弟四人
同立故也或取大兄之名因之名樓
故高四之名至今稱也
又問目連佛在已終如何重見荅曰
同名六人此曰目連非大目連也至
宇文周時文殊師利化為梵僧來遊
此上云欲礼拜迦葉佛說法處并文
殊所住處名清涼山遍問道俗无有
知者時有智猛法師年始十八近問
梵僧何因知有一聖餘迹荅云在秦
都城南一十里有蒼頡造書臺即其
地也又云在沙河南五十里青山北
四十里又問沙河青山是何語荅云

渭水終南山也此僧便從渭水直南
而出遂到高四臺便云此是古佛說
法處也于時智猛法師隨往礼拜不
久失梵僧所在智猛長大貝為太常
韋鄉說之請其臺處依本置寺遂奏
周王菩提寺西當陽佛首即三會寺
佛也釋迦如来度迦葉後十二年中
来至此臺其下見有迦葉佛舍利周
穆身遊大夏佛告彼云有古塔可返
初事王問何方佛荅在鄗京之東南
也西天竺有別傳去歲長年師子國
僧九十九夏三果人也聞斯勝迹跣
行至此尋清涼山國家供送今夏在
彼所願應遂余問自昔相傳文殊在
清涼山領五百仙人說法經中明文
是久住娑婆世界菩薩娑婆則大千
摠号如何偏在此方荅云文殊諸佛
之元師也隨緣利現應變不同大上
之功非人境界不勞評薄聖智多在
清涼五臺縣清涼府仙花山往往有
人到不得不信
又問今五臺山中臺之東南三十里
見有大孚靈鷲寺兩堂隔澗猶在南

有花園可二頃許四時發彩人莫究
之或云漢明所立又云魏孝文作年
說不同如何荅云俱是二帝所作昔
周穆之時已有佛法此山靈異文殊
所居周穆於中造寺供養及阿育王
亦依置塔漢明之初摩騰天眼亦見
有塔請帝立寺山形像似靈鷲名大
孚孚信也帝信佛理立寺勸人元魏
孝文北臺不遠常来礼謁見人馬行
迹石上分明其事可知豈惟五臺今
終南山太白太華五岳名山皆有聖
人為住佛法處處有之人有供設必
須預請七日已前在靜室内安置壇
座燒香列䟽閇户祈求无不感應至
時来赴凡聖難知若不尒者緣請既
多 希来至飯今時有作賓頭盧聖
僧像立房供養亦是一途然須别地
空座前置捥鉢至僧食時令大僧為
受不得僧家賖楮設之以凡聖雖殊
俱不觸僧食器至俗家則俗所設若
不前置静室等者止可諸餘聖衆或
可降臨以三天下同一供養隨緣别
赴此賓頭盧難一遍遇

又問今涼州西番(暗)和縣山裂像出何代造耶荅曰迦葉佛時有利賔菩薩見此山人不信業報以煞害為事于時住處有數万家无重佛法者菩薩救之為立伽藍大梵天王手造像身初成以後菩薩神力能令此像如真佛不異遊步說法教化諸人雖蒙此導猶不信受于時菩薩示行怖畏手擎大石可落欲下壓之菩薩伴怖勸化諸人便欲迴心信敬於佛所有煞具變成蓮花隨有街巷花如種植瑞自此方攝化神力菩薩又勸諸清信士令造七寺南北一百里東西八十里弥山亘谷處處僧坊佛堂經十三年方得成就同時出家有二万人在七寺住經三百年彼諸人等現業力大昔造惡業當世輕受不入地獄前所害者在惡趣中又發惡願彼害我者及未成聖我當害之若不加害惡業便盡我无以報共吐大火焚燒寺舍及彼聚落一時焚蕩縱盜得活又以大水而漂煞之无一子遺時彼山神寺未破前収取此像遠在空中寺

破以後下内石室安置供養年月既
久石生室滅至劉薩何礼山示其像者
前身元是利賓菩薩身首別處更有
別縁
又問涼表龍光瑞像人傳羅什將来
就扶南所得如何荅非羅什也斯乃
宋孝武征扶南獲之昔佛滅後三百
年中北天竺大阿羅漢優婁質那以
神力加工匠三百年中鑿大石山安
置佛窟從上至下凡有五重上重高
三百餘尺請弥勒菩薩指作檀像處
玄奘師傳云高百餘尺聖迹記云高
八丈足趺八尺六齋日常放光其初
作時羅漢將工人上天三往方成第
二牛頭栴檀第三金第四玉第五銅
像凡夫今止在下重四重閉石窟映
徹見人藏腑第六百年有佛柰遮羅
漢生母在扶南國念母重恩從上重
中取木檀像令母供養母終生揚州
出家住新興寺獲悟三果宋孝武征
扶南獲此像来都亦是羅漢神力母
今見在時往羅浮天台西方諸處昔
往雲无竭者再往西方有傳五卷略

道宣律師感通録

述此緣何得去什師背首而来耶
余問什法師一代所翻之經至今若
斯受持轉盛何耶荅云其人聰明善
解大乘以下諸人皆後又一代之實
也絶後光前仰之所不及故其所譯
以悟達為先得佛遺寄之意也又問
俗中常論以論陷戒撿為言荅此不
須相評非悠悠者所議羅什師今位
階三賢所在通化然其譯經删補繁
闕隨機而作故大論一部十分略九
自餘經論例此可知自出經後至誠
讀誦无有替廢冥祥感降歷代弥新
以此詮量深會聖旨又文殊指授令
其删定特異恒倫豈以別室見譏頓
亡玄致殊不足涉言耳
又問坊州顯際寺山出古像者何代
所立荅云像是秦穆公所造像出是
周穆王造寺處也佛去世後育王第
四女又造像塔於此供養于時此寺
有一三果人住出秦相由余所奉敬
往者迦葉佛時亦於此立寺是彼沙
弥顯際造也仍其本名以為寺額
余問今王華宮南檀臺山有軌塔面

別三十步下層極壯四面石龕旁有
碎軌又有三十餘窯軌古老莫知何
代然每聞鍾聲咨云此穆王寺也名
曰靈山至有王時勑山神於此造塔
西晉末乱五胡控擁劉曜都長安數
夢此山佛現在軌坐語曜曰汝少
飲酒莫躭色欲黜去耶佞進忠良曜
不能從後於洛陽醉落馬石勒所擒
初曜因夢所悟令人尋山訪之遂見
此像坐小軌塔與夢符同便毀小塔
更作大者高一十九級并造寺守極
好莊麗寺名法燈度三百僧住之曜
如趙後寺有三十二人修得三果山
神於今塔後又造一寺供二果僧神
往太白採取芝草供養聖僧皆獲延
齡寺今見在凡人不見所聞鍾聲即
寺鍾也其塔本基雖因劉曜仍是穆
王立寺之處又是迦葉如来之古寺也
貞觀年中玉華北慈烏川山常見鹿
集逐去還来有人異之於鹿集處掘
深一丈獲一石像長丈許
又聞荊州前大明寺栴檀像者云是
優填王所造依傳從彼摸来至梁今

京師又有何者是太荅云大明是其
本像梁高既崩像来荆渚至元帝承
聖三年周平梁後収簿寶物皆入北
周其檀像者有僧珎法師藏隱房内
多以財物賂遺使人遂得停隋開皇
九年文祖遣使人柳顧言往定寺僧
又求像令鎮荆楚顧是鄉人從之令
别刻檀將往恭音當時匠得一婆羅
門僧名真達為造即今興善寺像是
也亦甚靈異本像在荆僧以漆布漫
之相好不及舊者真本是作佛生成
七日之身令加布漆乃與壯年相符
故殊絶異於元本大明本是古佛住
處靈像不肯北遷故也近有妙義法
師天人冥讃遂悟開發剃除漆布具
容重顯大動信心披覩靈儀合檀所
作本無補接光趺殊異𧱏牙雕刻卒
非人工所成與善像身一一乖本
又問蜀地簡州三學山寺空燈常明
者何荅云山有菩薩寺迦葉佛正法
時初立有權喜王菩薩造之寺名法
燈自彼至今常明空表有小菩薩三
百人斷粒還齡常住此山燈又是山

神李特續後供養（特地蜀土）故至正月慶
處然燈以供養佛寺
又問涪州相思寺側多古迹篆銘勒
之不識其緣答云此迦葉佛時有山
神姓羅名子明蜀人也舊是持戒比
丘生憎破戒者發諸惡願令我死後
作大力鬼噉破戒人因願受身作此
山神多有眷屬所王土地東西五千
餘里南北二千餘里年噉万人以上
此神本曾為迦葉佛見後為弟子彼
佛怜愍故来教化種種神變㳟始調
伏乞受五戒隨識宿命因不噉人恐
後心變故佛留迹育王於上起塔在
山頂神便藏於石中塔是育王所作
其神見在其郭下寺塔育王所立（事現）
（付囑儀）南海循州北山興寧縣界靈龕寺
多有靈跡此乃文殊聖者弟子為此
山神多造惡業文殊愍之便教化遂
識宿命請為留跡我常礼事得離諸
惡文殊為現今者是也貞觀三年山
神命終生兜率天别有 神来居此
地即舊神親家也大造諸惡生天舊
神悕之下請文殊為現小跡以化後

神又從正法故令此山大小跡現莫
不由焉事現付囑儀
又問見今泌州北山石窟中山常有
光明者何答此窟迦葉佛釋迦佛二
時備有往昔周穆王第二子造迦葉
佛像
又問渭州終南縣山有佛面山七佛
澗者事同於前南山庫谷大藏是迦
葉佛自手所造之藏也今現有十三
緣覺在谷內住又曰今諸處塔寺多
是古佛遺基育王表之故福地常在
不可輕也今有名塔如常所聞无名
塔者隨處亦有河西甘州郭中寺塔
下有舍利及河州靈巖寺佛殿下有
舍利秦州麦積崖佛殿下有舍利山
神廢之此寺周穆王所造名曰靈安
經今四十年常有人出荊州長寧寺
塔是育王造下有舍利入地丈餘石
函五重盛碎身骨
益州三塔大石今名福感武擔今名靜乱雒縣今名[illegible]興
並有神異如別傳
又問揚都長干塔鄮塔是育王者非
答大是昔劉薩何感令往揚州上越

城望見長干有異氣因掘掘獲如今
傳所明余問若尔巳有長干便為佛
剎不答非剎干也是地之名名隴為
干塔逼長隴之側書不夫乎包括于
越干越名隴也臨海鄮縣塔者亦是
育王造是賢劫初佛中者有迦葉佛
髀骨非人所見羅漢將往鐵圍山西
小塔其塔大有善神且現二魚井中
鰻鱺魚護塔神也其側有足跡石上
者古是前三佛所踞處也從地踊出
為開俗福也昔周時此土大有人往
故置此塔
又問若尔周穆巳後諸王建置塔時
何為此土文記罕現答云靈塔為示
前緣多寶是神靈所造人有見者少
故文字少傳揚雄劉向尋於曆書往
往見有佛經豈非秦前巳有經塔
今衡岳南可五六百里在永州北有
大川東西五百餘里南北百餘里川
中昔有人往數十万家今宅諸巨樹
大者徑三二丈下无草木深林可愛
中有大江東流入湘江尋澗見之卽
得川南有谷北入谷有方池四方砌

石水深龍居有犯者輒雷震山谷左
則多山果橘柚楊梅之屬列植相次
池南有育王大塔石花莾之以石龕
覆與地平塔東崖上具有碑記篆書
可識登梯抄取是知立塔之由
衡山南大明師置寺處亦有古塔去太
其寺南北十餘里七處八會流渠靜
院處處皆立
又問此土常傳佛是殷時周昭曾在
等乎說不同如何定指荅曰皆有所
以弟子夏桀時生具見佛之垂化且
佛有三身法報二身則非人見並登
地已上唯有化身普被三千百億天
下故有百億釋迦隨人所感前後不
定或在殷末或在曽莊俱在大千之
中前後感傳一化感見隨機前後法
報常自湛然不足疑也
又問今諸瑞像多云育王第四女所
造其事幽遠難得其實荅云育王第
四女厥貞非姸久而未出常恨其醜
乃圖佛形相好異佛還如自身成已
發願佛之相好挺異於人如何同我
之形儀也以此皆邀弥經年月後感

佛現忽異昔形父具問之迹其所願
令非山王華荊州長沙楊都高悝及
今崇敬並是其像或書光趺人罕識
者育王令諸神鬼所在將往開悟佛
法令諸像面莫匪女形崇敬寺地本
是戰場西晉末五胡大起兵戈殺害
此地特多地下人骨令由見在所殺无
辜殘酷枉濫故諸神鬼攜以鎮之令
此冤魂得生善念周滅佛法神亦從
之隋祖載隆佛還重起云云
又問諸神自在威力殊大至如蜀川
三塔感名大石人有堀者莫測其源
至如秦川武功一塔古者相傳名曰
育王三十年中一度出現貞觀已來
兩度出現光瑞殊壯而舍利如指骨
在石臼中如何陿陋若此荅曰諸鬼
神中貧富不定各是徃業如人不殊
天中亦尓隨其所有而用供養此塔云云
又問幽冥所感俗中常有疑以神與
形朽而猶重來如記傳中或經七日
百日至三年者識來形起如生不殊
如經中云錄其精神在彼王所五三
七日何也荅曰人稟七識識各有神

心識為主主雖前往而餘神守護不
足恠也敢問余云師言受戒一戒幾
神余荅云見五戒中一戒五神未知
大戒如何荅僧之受戒有二百五十
神若毀一重戒唯一神去則二百五
十神恒隨戒者
苟績綿州巴西縣人得第二畢客遊
新繁村中教學其人不食酒肉村人
多信外道與食其人不食村人遂打
其人能書村人從乞不相禮遇遂即
懊惱因發誓願於村北草中仰卧以
筆向空書之村人恠問荅云我書經
本遺天看讀不許人見上界諸天將
中天紙向下承筆遂寫得金剛般若
經一卷經于七日方始得了諸天於
上造作寶盖覆之地遂無草放牛小
見避雨多於其下村中恠其衣燥荅
云我於苟先生寫經處避雨村人因
此遂即信敬令於其處以木為欄不
許侵行每至齋日村人於中法會云云
鼓山竹林寺名迦葉佛時造周穆王
於中更重造寺穆王佛殿并及塐像
至今現存山神從佛請五百羅漢住
[illegible]

此寺即今見有二千聖僧遶寺左側
見有五万五通神仙供養此寺餘去去
已後論諸律相問余云師本在梁朝
已為稱首大有著述論名人皆聞之
建初定林咸其所住及生見慈尊少
有慢情亦大有吏律相故今生人間
令之所解百不存一然有所注記抄
儀並是曾聞餘習訃師報命已終過
一年矣今則以傳録業餘慈力所熏
天人扶助故日復一日師豈不知去
年已来无降損日但枯喪耳如枯樹
朽車無由更壯余問若尒意欲更讀
藏經抄録要行見事可得遂不荅云
師前讀經大麁但究與律相符者至
於優柔文義過非深細必欲重讀隨
分亦應得耳无奈報命久終生處復
欲師到常勸不願早生在人有弘律
教幸願志之又曰所製章服儀靈神
咸喜自法東傳六七百年南北律師
情无此意安用煞生之財而為慈悲
之服全不煞故也師獨拔此意荅曰
余讀智度論見佛著麁布僧伽梨因
懷在心何得乖此及聽律後見壁衣

姜

由此興念著新章服儀通瞻古今成
教斟會卧具三衣且凡情瑣細因尤
重身服所接莫匪損生爲肯捐捨著
於法服又法服所擬本爲慈仁之心
非仁无以拔濟濟必由慈而獲故佛
心者大慈也煞生而行慈未見其可
故沈隱侯之著論也五畝之宅樹之
以桒則年六十者容氣已衰内假纊
纊外存大布所以大布之服通於富
貴貧賤也今猶通行於王臣古法不
改俗有老少之殊故致降煞之異道
无損害之理少長咸一法衣是慈化
焉通損害也云云
又曰二衣破縁而縫江表咸然此何
不尔余曰四分无文故絶二縫荅十
誦有文何得不用此制有以不可不
行云云
又大衣重作師比行之然於上葉之
下乃二重也豈得然耶即問其所作
便執衣以示之此葉之下乃二重也
此葉相者表於稻田之塍壃也以割
裁衣段就裏刺之去葉攅表巳後此
則條内表田畝葉上表渠相豈不然

也今則通以布縵一非割截二又多
重既非本制非无著著之失然猶令
華之者止從得失為論
又問余云坐具兩重斯成本制截後
更接但是一邊一頭意者接在四面
通皆周緣如何余云今信成教不徒
設也律云於本制外廣長更增半磔
手據文止是一廣一長不云四周之
廣長也在事非无不便猶勝跋闍之
蹤便默然又問余云今見比丘行者
以坐具置左肩上情不忍可何者貧
下之物如何在左肩上弟子俗人未
廣知律師可說之樂聞斯要余云坐
具在肩斯成教也舍利弗初起祇桓
外道雲踊須達往命舍利弗乃具修
威儀以尼師檀置左肩上庠序入大
衆中至高座取而敷之又諸律論多
處有文比丘食已出定已尼師檀在
左肩上又入林坐禪具三衣右角在
左肩坐具安上又加盋袋於上故善
見云盋袋貫左肩青色分明豈古人
之行也今則三衣下置左肘坐具藏
于內闢乃論方坐若語並在左體盋

袈絡左髆下垂左膝時代訛變遂失
本原余見古之瑞像今此方見制者
莫不衣搭於左肩然後取衣角共左
髀內衣角壓而捉之恐出二角如羊
耳之相則俯同此律亦是聖人揩摸
焉有行則収束左髀坐則放縱左髀
未見正文所許終是放逸威儀
又坐具之制本為護於身衣及僧臥
具也其中 表裏俱淨不同此土之僧
故經中乞食已還本處収衣鉢方始
洗足而坐至於革屣拭刮綱系如面
手焉故身衣俱淨无有不淨之者此
土衆僧身之臭穢焉可以言左右便
利曽不澡除內外衣裳曽何澣濯三
衣少備視誇尤多人見尚有猒之其
腥膝而鬪義當悲其忍辱據此成文
今在肩上觀事止可藏於髀中如有
像法沙門不行惡習內外俱淨形服
可觀豈得背佛誠言不順左肩之法
故十誦鼻柰耶等三衣之鉤紐也前
去緣四指施鉤後八指施紐以右角
挑左肩上紐綴於前鉤今則一倍反
之豈是教文所許但以凡僧識想憑

道宣律師感通録

准正教及以見緣如前差違賜垂箴
誨諸非人等咸皆默然
次後復有一天人來云弟子黃瓊致
敬已云向述坐具殊有可觀羃准經
論无差違者然終始不備故重却論
元佛初度五人爰及迦葉兄弟並製
袈裟左辟坐具在袈裟下西方王邑
披白氎搭左肩上故佛制衣左辟異
俗額辨比丘威儀度物尒時法服猶
未搭肩後度諸衆徒侶漸多年少比
丘儀容端美入城乞食多為人愛由
是佛制衣角在肩後為風飄颺以重
物鎮上比丘不達佛意自造鎮衣之
物種種莊嚴諸俗譏論比丘以事白
佛佛言我前聽安重物即是尼師檀
餘者不合後王舍城外道名達摩多
稱一切智所著衣服並皆鮮白日易
一衣日三十浴所食皆以香薪香炭
作之所住皆以香村塗泥皆以香汁
園林皆植香樹所種花藥皆是香者
流泉池水皆聚牛頭香內中水為香
潔雖帝釋歡喜之園未能加也世尊
尒時將諸比丘入城乞食執持衣鉢坐

大左

具左肩有諸外道語達多言今瞿曇
沙門入城乞食可往言論降從大師
時達摩多領徒衆披一領氎價直千
兩紫磨黃金將至佛所時大梵王請
佛上天外道来唯見比丘便問比丘
肩上片布持作何用荅曰擬將坐之
又問汝所被衣名何等耶荅云忍辱
鎧也
又問何名忍辱鎧荅曰即此為三寶
之相上制天魔下降外道達摩云此
衣既為可貴有大威靈豈得以所坐
之布而居其上為瞿曇教汝為是汝
自為之時比丘咸皆黙然外道云瞿
曇教汝此法不足可尊云何自稱一
切智人若汝自為之師何不復教汝
耶比丘食訖還僧坊中以事白佛由
此佛制還以衣角居于左辟坐具還
在衣下於後比丘披著袈裟多不齊
整諸離車子譏言无有威儀所披衣
服狀如婬女猶如象鼻因此始制上
安鉤紐令以衣角達于左辟置於方
腋下不得令垂如上過也前引舍利
弗事此方前開不見後制義須綸綜

往者雞鳴之詩挈壺掌漏刻之官齊
无道官失其守諸侯朝顛倒衣裳詩
人刺之可不鏡哉書云冠雖賤不可
以居下屨雖貴不可以居上此言雖
貴不可以上此言雖小可以況大古
人或詢諸蒭蕘伏願仁慈不以人微
廢教也余備聞雅論前後憲章斯則
一化之所宗承三藏之弘徹也如或
鏗執頑拒未聞何殊結集永開八事
之緣不遵上座重結之相也縱无此
示情或廣之五分律中餘方不為清
淨者雖制不行據此可依准的況復
天人賜降周統制關恨知之晚也然
於現教事等云篇仰以信之亦同歆
光之罰權喜也如是云云
又云元制坐具之意用表塔基之相
僧服袈裟在上以喻法身之塔塔基
既无偏邪坐具寧容縱廣使四周具
怙不違磔手之文但以翻譯語略但
云各增半磔十宗而論即是四周之
義又問比見西域僧來多縫衣葉者
答曰此佛滅後將一百年北天竺僧
與外道同住外道嫉之密以利刃內

衣葉中同往王所外道告王沙門釋
子內藏刀刃將欲害王因卽撿獲由
是普誅一國比丘時有耶舍羅漢令
諸比丘擢且縫合為絶命難此乃
北方因事擢且立制非佛所開今
有南方比丘皆亦縫合有无識者
亦學縫之
又今日戒壇之興佛所重也祇桓一
寺頻結三壇兩居佛院惟佛所登為
集諸佛登壇而論僧尼結戒也僧院
一壇為受具者莊嚴別窟如須弥座
神景石柱守護不虧下至水際経刧
無漫北天竺東見有石壇相狀弘律
師令何緣特立壇相天人幽顯莫不
賛悅余巻云曾見僧傳南林戒壇意
便重之故仰則也彼云豈惟一所令
重幽求南方大有初昔宋求那跋摩
於蔡州立壇晉笠法護於瓦官寺立
壇晉支道林於石城汾各立一壇晉
支法存於若耶溪謝敷隱處立壇笠
道一於洞庭山立壇笠道生於吳中
虎丘山立壇宋智嚴於上定林立壇
宋慧觀於石梁寺立壇齊僧敷於无

湖立壇梁法超於南澗立壇僧祐
於上雲居栖霞歸善愛敬四處立壇
今荊州四層剎基長沙剎基大明寺
前湖中並是戒壇今以事斷江右淪
州已下迄于江淮之南通計戒壇揔
有三百餘所山東河北關內劍南戒
壇事不絕使江表佛法今四五百年
曾不廢退由戒壇也戒為法之初元
本立而不可傾也自北河之左右曾
不聞名由此佛法三被誅殄又江漢
之南山川秀麗綺錯見便志返者
土地之然也人依外根故便情智聰
敏形心勇銳也遂能詳度佛教深有
可依无所疑慮不可忘廢也中原兩
河晉氏南渡之後分為一十六國以
武猛相陵佛法三除並是北狄之乱
也本非文地隨心即斷曾未大觀豈
不然乎故戒壇之舉住持之式相也
衆僧說戒受戒咸往登之事訖東迴
左轉南出而返也余曰經中咸言右
旋右繞右脇等相今云左遶如何荅
云天常法尒人乃右也故日月星辰
皆左行也天氣風轉遂從西沒不見

月之始生也初在西方漸漸而東亦
從西沒漸上東迴也西沒風轉也
地上蔓草生必左旋此天常也今有
西從日月之轉人謀也佛亦從之左
轉者此方不為清淨也故如来右脇
西卧首北面西觀本生地佛法久流
之方也制諸比丘悉右脇卧因從請
出祇桓圖相遂取紙畫分齊一一諸
院述其源流如別可有數紙不久復
有天来云姓姚氏云云
弟子天人自有姓字語同天竺師既
不詢還述太音不久復有天来云姓
苟氏云弟子本相人也往以夏般多
難將居家入白鹿山山素有辟支佛
住云云
㝡後一朝韋將軍至致敬相聞不殊
恒礼云弟子常見師師在安豊坊初
述廣弘明集剖斷邪正開段明顯於
前者甚適幽旨常欲相尋但為三天
下中佛僧事大闘訟興兵攻伐不已
弟子職當守護勸喻和詞无暫時停
所以令前諸使者共師言議令暫得
來不得久住師今須解佛法褒昧天

生諸國不及此方此雖犯戒大途慚
愧內雖陵犯外猶慎護故使諸天見
其一善忘其百非若見造過咸皆流
涕悲加守護不令魔子所見侵惱去去
余問欲界主者豈非魔耶以下諸天
皆非屬耶
荅云魔若行悪四天帝釋皆所不從
若下二天行諸善法魔及魔女无如
之何此方僧勝於大小乘曽无二見
悉皆奉之西土不尓諸小乘人獲大
乘經則投火中小僧賣於北狄老者
奪其命根不可言述今菩提大寺寺
主威猛象有八万僧戶數千万王征
不得遠塔之下日有金帛取巳自納
厨內生魚頭積成大聚羊腔懸之劇
於屠肆然亦守護不令悪鬼害之
問曰可无善神龍王何因縱其造罪
荅曰血食之神咸来嚮衛諸受佛語
者守護大乘寺僧余日常見此國以
煞戮為功每顧若死生龍鬼中有大
勢力令其不煞如何此神還復縱煞
者荅曰並是衆生悪業所致魚羊還
債此是常理余日還債之業誠是可

道宣律師感通錄　第十二張　右

嘉然彼等聚无不由惑惑是貪
癡之惑結在惡道如何諸神故縱造
也荅曰亦是業定諸佛尚不能除況
諸神者生此國中正念既失便縱其
煞余曰先有此願脫生失念隨彼如
何自非觀行明白在涅不淄方可行
此如何如何又問弥天釋道安字內
式瞻云乗赤驢荊襄朝夕而見未審
如何荅曰虛也
又曰若尒傳虛何為河東寺上有驢
峴山南有中驢村據此行由則乗驢
之有地也荅曰非也後人築臺於上
植樹供養焉有佛殿之側頻置驢耶
又中驢之名本是閭國郡國之故地
也後人不練遂妄擬之云云

道宣律師感通錄

此一卷書藏所無然而可洪音
䟽云出貞元目錄勘經惠濟上
座傳來寄帙故在此函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